

##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雷雨田

(广州大学 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传播史密切相关: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几乎都与他有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共事的经历。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因此,梁发应被列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之列,他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的建树,应当给予肯定。

**关键词** 梁发;传教士;圣经;劝世良言

**中图分类号** :B97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01)05-0089-05

在基督新教的传播史上,作为第一位将其传入中国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可谓无人不晓。但最早的基督新教华人宣教士梁发(梁阿发)特别是他的行事建树,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实际上,在19世纪,就沟通中西、著书立说和传播基督教福音而言,梁发在中华基督徒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难以企及和取代的。仅仅那本被太平天国尊为圣经的《劝世良言》,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就足以令人惊叹。然而,受梁发《劝世良言》影响而慕道,继而发动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被列为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之一,而其启蒙先师梁发,不仅无此殊荣,而且为当代学术界所冷落。有关梁发的专题论文,寥寥数篇,与其实际地位实不相称。究其原因,一因近代“洋教”的不良名声殃及梁发。他初期传道,就被清廷斥为“卖国贼”,遭受抄家、系狱、受刑之难;当代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其亦少有适当评价、肯定之词。其次是有关梁发的资料,年久加战乱,散佚甚多,连他所著之书,亦所剩无几。目前,能够看到的仅有他的《劝世良言》等几本小书;凌沾恩为他作的小传《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他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英文资料中的只言片语。至于他的部分日记(1830年3月28日-11月6日),据说存于英国伦敦会的档案中,惜鲜有见闻。本文仅就梁发对圣经的诠释与中西文化的会通方面,略述其行迹与海外人士的评价。

## 一 梁发生平

基督新教初传广东,进展极为艰难。马礼逊于1807年入华7年后,才有一位中国人皈依,来华25年后广州仅有10位华人信徒。不过,信教者虽寥寥无几,但却不乏佼佼者,梁发便是其中的一位。

梁发(梁阿发,1789—1855)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祖辈以农为业。他少时曾在村塾中读书四年,15岁时因家贫而辍学,到省城广州谋生,先学制笔之业,后改习雕版术四年,技术上与日俱进。当时,梁发在距离洋人限住的十三行不远的一家印刷所中做工,马礼逊于1811—1812年在此付印的《路加福音》和《新约·书信》,其雕版和印刷多出自梁发之手。按清廷禁令,参与此事的中外人士若被发现,将被处以死刑。由此可以看出梁发的胆识。

1815年4月,马礼逊派遣米怜到马六甲创设传教基地,为筹措建立印刷所,梁发等几位印刷工人受雇同行。由于数年参与印刷圣经经文,潜移默化,梁发到马六甲后不久,即成为热心慕道之人。梁发留下的一篇《自述》反映了他追求信仰、最终皈依基督的心路历程:“我未信教主之前,虽然自知有罪,但不知如何能获救。我每逢期望,必往庙内参神,求神保佑,但我身虽拜神,而心则仍怀恶念,说谎及欺骗别人之念,永不能离我之心。后来我与某传教士同往马六甲,彼常

\* 收稿日期 2000-10-15

作者简介:雷雨田(1944—)男,安徽宿县人,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向其家人讲由耶稣而得救的教义。我虽参与彼之叙会,然之心实不在此也。有时我看彼等之圣经,且听彼解释,但我却不能完全了悟其意义……我又闻传教士等由耶稣而得赦罪之说,在闲暇之时,我又自己查察圣经,见经中严禁不洁、欺骗、拜偶等罪过,于是我想:此是一部劝人离恶之好书……必为真经无疑。我自念我是一个大罪人,如不赖耶稣功德,上帝又焉能赦我?于是我遂决志为耶稣之门徒而求受洗矣。【1】(P149-150)由此可见,梁发受洗入教,不像当时那些“吃教者”由物质利益所驱动,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煎熬、探索、追求的过程,出于至诚之心,这是他日后舍身传道的根由。

1816年11月3日,梁发在马六甲从米怜牧师受洗,成为中国继蔡高之后的第二位基督徒。米怜对其进行了长时的考察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守信至死,使日后有丰富的收获,使教友们快乐,增加基督的荣光。米怜的妻子曾经教导他如何建立基督化家庭。事实证明,梁发没有辜负其先师们的期望。他受洗后除继续致力于排印工作外,学道至勤,钻研教义,并撰成基督新教第一本中文布道小书——《救世录撮要略解》。该书除正文外,还附了经文数段、祷文数篇、圣诗三首和十诫。广州的马礼逊看到书稿后倍加称赞。梁发便付印200册,准备赠予亲友,不料被人告发,书被没收,人被拘捕,后经马礼逊极力营救,方才免了死刑,交了罚金,被打三十大板,并具结以后永不在广州工作。此次变故,花去了梁发在南洋的积蓄,这笔钱原打算为其父建屋用的。返回马六甲后,在雕版和印刷工作方面,他襄助米怜完成了全本汉译圣经的出版。1821年梁发回到故里,劝化其妻成为新教第一位女信徒,由梁发主洗。为进一步研习教理,梁发携妻又到了马六甲,次年米怜牧师病逝,梁发颇为伤感,决意承继其未竟之传道遗志,遂返故里,在亲友中宣教。1823年10月,梁发将幼子进德领到澳门,由马礼逊为其施洗。由于三年前妻子病故,儿女返国,马礼逊欲回乡探望,便请求英美教会派传教士继续他在广州和澳门的工作,竟未如愿。因此,他便按立梁发为传道人,使其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由伦敦会发给薪水。从此,梁发便终身负此使命,以传道为业。

其时,清廷禁教令的酷烈有增无减,1826年在《大清律例》中加了下述条文:“如有外国人在华地宣传天主教,或秘密印刷书籍,或聚众宣传,蛊惑多人者;又如如有满汉人等受外人指使,宣传彼等之宗教,或秘密改用洋名,迷惑多人,经审判属实,为首者绞立决。如

有宣传宗教,迷惑多人,而不改称洋名者,绞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悔改自新者,充军土耳其斯坦,给与能以强力令彼等改正之回教徒为奴。【1】(P161)对此苛虐政令,梁发无悔无惧。马礼逊对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十分赞赏:“在此充满偶像及拜偶者之国土中,上至王公,下至乡愚,皆反对及窘迫基督之门徒……但于此有一人焉,彼之为基督徒系出于己愿,而又能公然承认其信仰。此人为谁?梁发是也。【1】(P219-220)梁发更决意编著布道小书,分与国人,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传教方法。他的努力终于见效。1828年正月,他的同乡,一位名唤古青天(译音)的少年从他领洗。二人合设一私塾,受徒传道,此被视为中国基督新教在内地设校之始,但不久即被查封,梁发逃往澳门。据马礼逊的报告书言,梁发除了主办学塾与向其乡人传道以外,还著有十余种布道丛书,其中有为儿童或成年人所作的基督教问答书。他在澳门的著作,偏重于解释教义和批驳迷信,受到马礼逊的高度评价,誉其“实远非欧人所能及也”。梁发读过《三字经》和《四书》、《五经》,他之所长,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基督教有效地结合起来。1830年5-7月间,梁发与另一位华人传道人 and 业徒屈昂到高州向应考童生散书布道。在当时的环境下,梁发没有公开演讲的机会,所以派发书籍和个人布道是惟一可行的方法。1831年2月,他就是利用这种谈心布道之法,使旅馆主人林先生和他的旅客泥水匠李新领洗入教的。1833年,梁发在澳门由马礼逊按立为第一位华人宣教师,后来又受聘于美国圣经会,成为专职售经员。在广州,每逢春秋考试,梁发同门人便于贡院前散发福音小册子,寄望于应试士子们将福音带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一个不小且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据说,一次广州举行府试,各县应考的童生有2.5万人。梁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在一年之内,他们印送的小书和圣经日课就达七万册之多。洪秀全就是在1836年赴广州应试时于考场门外得到一部梁发著的《劝世良言》的,书中宣扬废除偶像崇拜、信仰真神上帝、信徒一律平等。洪秀全后来对此书精心研读而悟道,创立拜上帝会,发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梁发的启蒙和传导之功,不可抹杀。

据梁发1832年给伦敦布道会威尔逊的信中说,当时已有数人入教,10人在一起聚会,有时就在马礼逊的家中。个别教会史家将此视为中国基督新教教会的开端。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中英关系日益恶化,基督徒被中国官民目为卖国贼。梁发的同工有10人被囚,他的寓所也被查抄,遂携子逃往马六甲,与创

制活版华文铅字的戴尔牧师共事,1837年迎来了马六甲传道会的“黄金时代”:仅四、五两月,就有30位华人领洗。此外,梁发还到过新加坡传道,襄助美国公理会的杜里时(Tracy)牧师翻译了《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撰写了《鸦片速改文》一书。

1839年梁发回到广州,住在河南龙尾岛村。时当英国即将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前夕。出于爱国爱教之情,他曾经面见马礼逊之子、英国驻广州领事马儒翰,劝其为基督教着想而尽力阻止这场战争。梁发对他说,如果英国政府派兵来杀害中国人,中国人此后便再也不会接纳圣经和听英国传教士讲道了。战后,梁发辗转于粤、港两地传道,1843年与何福堂在香港创设了不少宣教机关。从1848年起,梁发在合信医生办的惠爱医局驻馆传道,1855年4月12日病逝于广州。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史密切相关: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如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米怜与合信,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俾治文、伯驾和英国卫理公会的俾士等,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香港合一堂牧师张祝龄将梁发一生的业绩概括为“著书、刻板、印刷、手派、口宣”,与马礼逊、米怜二博士互相助理,无稍恐惧,非具绝大勇敢者,抱绝大牺牲者,不克有此——足迹遍澳门南洋一带,甚至随考而遍走省府州县,与士子谈道派书,入夜又诵习中英文,亲自刻板翻译,著书传道,无一休暇(见P149-150)。以上评价,梁发当之无愧。在梁发诸多著述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劝世良言》,这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启蒙读物,后被作为太平天国宗教的圣经。

## 二 梁发的圣经诠释与中西文化会通

中国第一位基督新教的华人宣教士梁发,既出身于普通工人,又属于下层士子行列,所以他的从教与宣教经历富有代表性。梁发是近代中西文化大交流的产物,他勇敢、积极投入到这股洪流中去,既是受验者,又是弄潮儿。梁发的心路历程,代表了这个时代中西文化会通的一个重要成果。

梁发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置身于这个大熔炉中,通过与传教士协作、口传、笔著等方式,为其加料、增氧,使其熊熊燃烧。梁发和传教士的关系,先为顾、主,后为同道,是一个相互影响、交流的过程。在机构方面,他先后协助米怜、马礼逊等创办了马六甲印刷所、英华书院、广

州第一家诊所和家庭聚会等,并于其中从事了具体事工。作为华人,这种穿针引线、疏通关系、直接参与的工作,是当时西人欲求而难觅的襄助。在传教士的著译工作中,中国人起了重大作用。没有梁发、王韬等粤籍人士的襄助,马礼逊又如何能够用中、英文写出《三字经》、《华英字典》,特别是《广东省土语字典》等。他翻译的圣经,更是中西人士(其中包括梁发)共同的劳动结晶。在传道方面,梁发接引了许多传教士到中国人中间宣讲福音,并协助他们印刷和派发圣经单张。

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他说:“现在圣经译文所采用之问题与本土方言相差太远,译者有时用字太多,有时用倒装之句法及不通用之词语,以致意义晦暗不明。圣经教训之本身已属深奥神秘,如再加以文体之晦涩,则人自更难明了其意义矣。我为中国人,我知何种文体最适合于中国人之心境。吾人须先努力将译文修正,使其切近中国方言,然后将其印行……竭尽吾人之力使圣经之文字易于通晓耳。”(见P160)因此,他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用切近的比喻和通俗的文字来解释圣经,使人们明白圣经的真义。

梁发的著述甚多,计有:

《救世录撮要略解》,1819年著于广州,序言中力言造物主上帝为人类崇拜的对象,书中附有《圣经》里的十诫、数段经文和祷文以及三首古诗。

《熟学圣理略论》,1828年著于广州,自述作者宗教生活——悔改、受洗和后来的经验。

《真道问答浅解》,1828年著于马六甲。

《真道寻源》、《灵魂篇》和《异端论》,1830年著于广东高明县。

《圣书日课初学便用》,1831年著于广州。此书系英国及外地学校协会所出的圣经课本的翻译。初版由广州地方的英美人 and 商行捐资镌版及印行。

《劝世良言》,1832年著于广州,由马礼逊代为校订付印。它包含了9种小书,大部分是集圣经章节而成的。后来梁发在马六甲曾将其改订,且将九种小书分别印成单行本。其中4种后来在新加坡再版,改称为《拣选劝世要言》。

后来梁发由编纂上面所说的9种小书而成一书,在新加坡出版,书名《求福免祸要论》。

《祈祷文赞神诗》,1833年著于澳门,这是英国圣公会的早祷文。祷文为梁发所译,而圣诗则为马礼逊及其传教士所译。相传马礼逊特为此书而雕活版字以印刷之。

上述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奇书”,就是近10万言的《劝世良言》。此书共分9卷,各卷标题如下:卷一,真传救世文;卷二,崇真辟邪论;卷三,论真经圣理;卷四,圣经杂解;卷五,圣经杂论;卷六,熟学真理略论;卷七,安危获福篇;卷八,真经格言;卷九,古经辑要。该书的思想是半中半西,文体是半文半白。文言部分多引用马礼逊所译圣经,白话部分是梁发自己对圣经章节所作的讲解,文辞不甚雅顺,但意义明显,畅所欲言,颇有说服力,被学者誉为“一部惊天动地的书”,因为此书是太平天国宗教的圣经,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源泉。梁发在马六甲时,还以“学善者”或“学善居士”之笔名,在马礼逊等传教士所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上发表过许多解释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以及其他内容的文章。

梁发读过《四书》、《五经》,信过佛教,中国固有文化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博大精深、包容万象的华夏文化,曾使外来的一切异域文化望之兴叹,被迫予以顺应吸纳,否则便无法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基督教虽然在鸦片战争后凭借殖民主义的暴力强权,在中国得以发展,但始终未能实现其“中华归主”的夙愿。在其信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沿袭中国古训“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吃教者”,真正在心灵上皈依的,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感应力量所致。中国“洋教”的本土化,实际上从基督教一踏上中国本土与华人接触时,便开始了这个进程。梁发的中、西二重思想,在他的著述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点,传教士们早已看出,但也无可奈何,甚至表示赞赏。梁发的传记作者麦沾恩写道:“他所受的儒家伦理,和关于忍耐、礼让、勤苦、服从、克己等各方面的训练,都在日后获得丰厚的收成。【1】(P144)马礼逊认为:“梁发实有一些心得,虽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中国固有之异教色彩,但由此可证实其对于圣经实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麦沾恩则认为,“马礼逊”所摘评的那种色彩,不一定是“不良”之物,那是现今中华信徒所极力主张的地方色彩,也就是本土教会的天然信号。一个中国传教士却不用中国历来所用的宗教名词为宣扬基督教的工具,那是可异的事情,而且除了用固有的名词之外,那传教士,实在也没有别的方法使一般人理解他所讲的道理【1】(P160)。对照一下梁发的著作与马

礼逊等人所翻译的中文圣经,虽然不能确切地判断某个地方谁影响了谁,但可以肯定地说,传教士受到其华人助手的强烈影响。而在梁发的著作中,从术语到具体思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痕迹几乎随处可见。举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契合或有连带关系的部分,就是梁发大力渲染之时。兹录《劝世良言》的数语如下:

“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自然而然之神,赫明普照,鉴察愚贤,报应不爽。”——此处儒、释、道三教之理,尽在其中。

“人所以为万物之灵者,因其有灵魂之妙神,及仁义理智之常性”——此与儒家思想,别无二致。

“奉信真经圣道之人,从未有不孝敬父母者。”——此为儒教的主要伦理,亦为基督教十诫之一。

“故在世界之上,则以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一般,并无各国之别……因神天至公义者,不轻此而重彼,以全世界之人,皆一家也。”——此世界大同之理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历代先贤,莫不予以倡导。梁发以此来阐发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实在揭示了中西文化的异曲同工之妙。

“盖儒教所论仁义理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惟知性而不知灵魂者,焉得全成天理本末之义乎?性者,由气所发也。性有刚柔懦弱,而灵魂独晓暗而已。故独论性而不论灵魂者,未全其旨,缺其要矣。”——梁发由此而进行他的“融儒”和“补儒”的工作。

“夫福音真经正道之旨,系神天上帝特差救世主耶稣阐发秘诀之真言,讲论人死后报应天堂地狱之赏罚。”——此“报应”说,则将佛教、民间宗教和基督教融为一体。

“为妇之道,以贞正为本。逊静品气奉事翁姑,尊敬丈夫,顺服于礼,事之如主,宜有相爱相敬之心,共同尊崇神天,以资善义之德……故为夫者,凡事务要正己善德修身,诱掖其妻,使无偏僻之心,而有相爱之义……子辈全顺汝父母,此乃主所愿也。父母有过,谏而不逆……为仆者,专心事奉于家主,凡事尊顺之……盖在神天之前,不分什么人之尊贵,独分别人之善恶而赏罚之矣。【2】(P1-141)梁发解经时即宣扬了中国的三从四德,又启示人们一种新的道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梁发于中西会通方面所做的贡献,教中人士评价甚高。伦敦会的皮尧士牧师说:“他除与一般的殉道

者有同样的信仰与忍耐心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天才,这是他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先驱者而至今仍为中国教徒的楷模的缘故,他把中国基督教的精义化入中国式的生活中,并用其所有的智能以谋基督教的展布……早期中国改正教教会之所以能够发达,显然有赖于梁发之力。他所作的小书和单张是破除迷信开通思想的先锋。这位文字布道的先进,实应受今日一切从事此种工作的人的感谢。[1] [P218]香港名牧邓嗣禹说:“梁发”可谓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最早者之一。他知道中国一国人才多偏于骄者也,满招损。因为中国是文华之国,礼仪之邦,故不愿虚心向外人学习,因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皆落于日本与暹罗之

后。梁发诚有先见之明,深知国人病根,乃敢痛以砭针[3] [P122]。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正是无数具有世界主义目光的西方传教士与其他人士和具有开放头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在近代化的潮流中所开创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和社会工程。

#### 参考文献:

- [1] 凌沾恩.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 J ]. 近代史资料, 1979, (2).  
[2] 梁发. 劝世良言[ J ]. 近代史资料, 1979 (2).  
[3] 汤清.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 M ]. 道声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立 早

## LIANG Fa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LEI Yu - tian

( Dept. , of History , Guangzhou University , Guangzhou , Guangdong , 510000 China )

**Abstract:** The whole life of LIANG Fa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earlier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 Almost all the earlier missionaries had contacts with and gained guidance and help from him, and most of the major Chinese Christians worked together with him. The major contributions of LIANG is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explanation of Christianity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his speech and writings in order to make the ordinary Chinese understand it easily. Besides he did not stick to conventions and pointed out and tried to correct many shortcoming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by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So LIANG Fa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arlier advanced Chinese who searched for truth from the West and his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objectively confirmed.

**Key words:** LIANG Fa ; missionaries ; the Bible ; Revelation of the world

( 上接第 88 面 )

## Marx 's Theory of Dual Missions

ZHENG Zu - ting

(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 , Hunan 411105 , China )

**Abstract:** Aiming at British colonial domination over India and its consequence, Marx posed a theory that Britain had to complete two missions of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India in 1853. In other words, Britain had to eliminate an old Asian society in India and lay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Indian western society. The dual missions created twofold effects. As for the destruction mission, it brought both huge and grave suffering and a unique social revolution in Asia for India.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mission, it sowed new social factor for India, though its influence was in future.

**Key words:** Marx ; Britain ; India ; dual missions